

语言学通讯

第四期

山东省语言学会编印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八日

语言学通讯

一九八二年六月（总4期）

主 办 者

山东省语言学会

（济南市经七路674号）

印 刷 者

山东大学印刷厂

《方言》与汉语方言研究的古典传统·····	殷孟伦 (1)
由用韵来看《胡笳十八拍》的写作时代·····	李毅夫 (16)
《快嘴李翠莲记》的用韵和时代·····	刘俊一 (27)
是“浊上变去”还是“上去通押”	

——与池曦朝、张传曾二同志商榷·····	居思信 (38)
上古汉语中“倍”、“背”的嬗变及其音韵意义···	张传曾 (49)
《诗经》中的“过渡词”·····	程湘清 (61)
语林偶拾	

——中学文言文中的语言问题·····	林乐腾 (74)
词义扩大小议·····	葛本仪 (89)
论《周易》“见群龙无首，吉”·····	李咸周 (97)
简评《元杂剧选注》的词语释义·····	刘凯鸣 (100)
释“蒙冲”·····	朱运中 (111)
毛主席著作中的群众语汇·····	刘茂辰 (114)
采取结构层次分析方法 破除单句复句划分观念	
·····	孙良明 (121)

也谈“为了”

——与詹重正同志和木央同志商榷·····	李志霄 (138)
句首方位词究竟是什麼成分·····	戴琬莹 (147)
论象声词的句法功能·····	华宏仪 (158)
关于实词与虚词之分·····	邵冠勇 (171)
车平方言动词的儿化·····	孔昭琪 (177)
中学语文词语教学管见·····	刘效武 (190)
汉字改革标准初探·····	孙永猛 (199)
简 讯·····	(207)

《方言》与汉语方言研究的古典传统

殷 孟 倫

我选用这个题目，是说我们中国传统的语言学，在方言研究方面，源远流长，早在西汉之末，就已有了如《方言》那样的重要专著。作者所著的工作已经定下了不少合理条例，积累了不少研究经验。直到今天仍颇有很多可资借鉴之处，其价值是永恒的，为了使研究者重视历史传统，我特地把这本书提出来，说说自己的意见。

一、《方言》的作者、时代和《方言》的内容及其条例

《方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分方言书，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一部方言书，原题《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略称为《方言》，根据清代朴学大师戴氏东原的考证，本书作者断为扬雄。扬雄（B. C. 53—A. D. 18）是西汉末年一位有名的词赋家和小学家，所著有《太玄》、《法言》、《仓颉训纂》、《方言》以及州箴等。他的平生事迹，详见《汉书》卷八十七，他作《方言》一书的经过，照东汉人应劭《风俗通序》里所载是这样：

远在周秦的时候，常常以每年的八月，由中央政府派遣輶轩使者到各地访求异代的方言，访求回来，向政府把访求的结果进奏并记录在案，然后保藏在国家秘府里。经过战

乱，到了嬴秦亡国之后，这些保藏的异代方言，通通遗弃脱漏，没有人见到过。后来蜀人收集方言的有严君平，但他只得到千多个词汇，另外有林闾翁孺其人，所得稍多一点，但才有梗概之法。到了西汉末扬雄对方言特有兴趣。他曾借在京师聚会之机，向全国各地举荐作孝廉的人以及由内郡派到京师做保卫工作的人员，不懈地搜集各地方言的情况，并把所采访到的，陆续记注下来，经过二十七年之久，才有些规模，总共收集了九千字。这是扬雄写成《方言》的大致情况。后来应劭为《汉书·司马相如传》作注时，亦引用《方言》一条，这部书称作《方言》，可以说是从应劭开始的。其后杜预注《左传》，葛洪撰《西京杂记》，常据撰《华阳国志》都称为扬雄《方言》，从此在我国传统的语言学界，《方言》便成为大家所熟悉的专书了。

在刘歆与扬雄书里说：“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但今本只有十三卷。其书分类略照《尔雅》，而分之未密。照明陈与郊的类次，去其复字，可得内容，包括《释詁》、《释言》、《释人》、《释衣》、《释食》、《释言》、《释器》、《释兵》、《释车》、《释舟》、《释水》、《释土》、《释草》、《释兽》、《释鸟》、《释虫》等十六类，共载六百六十九事。古今别国的方言，于此可以窥见其大概。

这部书的作者可以算得是个人研究方言的开山祖师。他为什么要研究方言？我们从他答刘歆书里，看出他是因为“少不师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这是一个原因；又在其书释古今语一条里也可看出他是因为“初别国不相往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这又是另一原因。据近人沈兼士的研究，认

为他这部书，不仅解释古今语，而尤注重方言，观其举字必辩其何方云然，便可知其用意了。这是他比较《尔雅》精密的地方，所以郭璞序《尔雅》，只说“总绝代之离辞，辨同实而殊号”，而其序《方言》，则说“考九服之逸言，标六代之绝语，类离辞之指韵，明乖途而同致。”大体说来，他不但由纵的方面观察其嬗变之迹，而且能由横的方面明其推衍之势。其书之所以标题为“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也就是这个道理。根据上来所说，可以知道他研究方言的目的，是因为古书中所存留下来的前代语言，由于历史演进，不容易懂得，想用活的方言来作对比，找寻出一个相当的解释。反过来说，就是拿当时各地方言中现实存在的各种音义结合关系来推寻古书里相当的词语的真谛（如一时找不出相当的字，即用直音记下），这便是扬雄著《方言》的动机。

关于《方言》一书所用的条例，照胡朴安的分类，全书可约分为三：（一）内容之时间性，（二）内容之空间性，（三）内容之性质。林语堂著《前汉方言区域考》，分《方言》书中的地方方言为十四系。从其义类言，刘师培分为一义类字和一物数名二例，汪国镇又分为四例。就其大体言，沈兼士分为五类：一是通语、凡语、凡通语，这一类是不含地域性的普通话，二是四方的通语，四方异语而通者、某地某地之间通语，这一类是通行区域较广的方言，三是古今语，古雅之别语，这一类是从纵的方面看言语生灭新旧交替之际所残留的古今语，四是某地某地之间语、某地语，这一类是由横的方面看，因地理的差别而发生变异的各地方言，五是转语（或作“语之转”）、代语，这一类是兼包纵横两方面因声音转变而发生的异言。

综上五例，更可以看出作者之“考逸言，标绝语，古

今兼包，耳目并用”的一种精神，实驾乎《尔雅》之上。总之，《史篇》、《三苍》是目治的记载文字形体的书，到了《尔雅》、《方言》已经进至耳治的记载语言声音的书，这些都表示当时语言研究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二、郭璞在《方言》研究上的成就

扬雄的《方言》虽然是记载语言流变的书，但其书所辑方言词汇不多，而且在时间上自周至汉，初无详尽明确的分析，这亦不无遗憾。其书传到晋代，郭璞为它作注，以晋时现行语言作为根据，和《方言》所载作了比较，然后始稍稍能求得汉晋语言的流变。近人王国维在《书郭注方言后》中，归结《方言》郭注的方法为六种条例，其说至确。考郭璞是晋代杰出的学者，注释了许多重要的古书，在语言流变认识上不但能看出其同异，而且能指出《方言》原书所不足之处，这也是他的可取之处。他在《方言序》上说：“余少玩雅训，旁味《方言》，复为之解，触事广之，演其未及，摘其谬漏”云云，皆非虚语。郭氏作注的宗旨是多方面的，下面仅就“复为之解，触事广之，演其未及，摘其谬漏”略作说明。请先看刘歆与扬雄书上说：五经所诂，不合《尔雅》者，诂籀为病，及诸经氏之属，皆无证验，博士至以穷。世之博学者偶有所见，非徒无主而生者也。这是说明不得不著《方言》之所以然。郭氏所说“复为之解，触事广之”的话是怎样的意思呢？可举例为证：

《方言》卷一“党，知也”。郭注：“党，朗也，解寤貌”。

又说：“汝颖梁宋之间或曰艾。”郭注：“《尔

雅》云：艾，养也。”

又说：“愁，伤也。”郭注：“《诗》曰：不慙遗一老，亦伤恨之言也。”

又说：“摧、詹、戾，楚语也。”郭注：“《诗》曰：‘先祖于摧’，‘六日不詹’，‘鲁侯戾止’之语也。此亦方言之语，不专在楚也。”

又说：“相谒而餐，秦晋之际、河阴之间曰饁饁，此秦语也。”郭注：“今关西人呼食欲饱为饁饁。”之类皆是。

所谓郭氏演其未及的例子，有如下例：

《方言》卷二说：“苦，快也，楚曰苦”。郭注：“苦而为快者，犹以臭为香，乱为治，徂为存，此训义之反复用之是也。”

又卷三说：“楚东海之间，亭卒或谓之楮。”郭注：“言赤衣也。楮，音赭。”

又卷四说：“裯谓之褰。”郭注：“祇裯敝衣，亦谓褰褌。”案此谓褌又名褰褌，乃为敝衣之称。

又卷五说：“甌自关而东或谓之鬻。”郭注：“音岑，凉州呼移。”如此之类皆是。

所谓摘其谬漏的例子，有如下例：

《方言》卷五说：“鬻甌谓之盎。”郭注：“案《尔雅》甌康壺，而《方言》以为盆，未详也。”

又卷八说：“尸鳩”，郭注：“案《尔雅》即布谷，非戴鵲也。或曰鷓，皆失之也。”

又同卷同条说：“或谓之鷓鷯。”郭注：“案《尔雅》说，戴鵲下鷓鷯，自别一鸟名，《方言》似依此义，又失也。”

又卷十一说：“又或谓之蛭马。”郭注：“案《尔雅》云：蛭者，马蛭。非别名蛭马，此《方言》误耳。”

又同卷说：“螻谓之寒蛭，寒蛭，瘡蛭也。”郭注：“案《尔雅》以蛭为寒蛭，《月令》亦曰寒蛭鸣，知寒蛭非瘡者也。”

又同卷说：“螳螂谓之髦，或谓之虻。”郭注：“案《尔雅》云：螳螂，蜂。虻义自应下属，《方言》依此说，失其指也。”

又同卷说：“蝇，东齐谓之羊。”郭注：“此亦语转耳，今江东人呼羊声如蝇，凡此之类，皆不宜别立名也。”

又同卷说：“螾蟴，秦晋之间谓之蠹，或谓之天蝼。”郭注：“案《尔雅》云：蝼，天蝼，谓蝼蛄耳，而《方言》以为蛄，未详其义也。”如此之类皆是。此外《尔雅·释训》云：“绰绰、爰爰，缓也。”郭注：“皆宽缓也。”又注云：“悠悠、僛僛，不丕、简简、存存、懋懋、庸庸、绰绰，尽重语。”邢昺疏：“言此数字单言之其义亦同，但古人有重语者，故复本之。”按在郭注《方言》中，亦申说这个意思，如卷一说：“娥媿，好也。秦曰娥。”郭注：“言娥娥也。”下云：“宋魏之间谓之媿。”郭注：“言媿媿也。”

又卷二说：“𦍋（从戴校），细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细有容谓之𦍋。”郭注：“𦍋𦍋，小成貌。”又说：“或曰𦍋。”郭注：“言𦍋𦍋也。”

又或用晋代复语作为比况的，如《方言》卷二说：“𦍋、浑、臍、臍、𦍋、庖、盛也。”郭注：“𦍋，言环玮

也。浑，们浑，肥满也。臄咽，充壮也。𦔻，𦔻脾，𦔻大貌。泡肥，洪张貌。𦔻肥𦔻，多肉。”按王氏《广雅疏证》对于这些话，往往分引经籍里的单语或复语、声借、引申的文作来相解释，同于郭注一样，如以《毛传》或《说文》之𦔻，《西京赋》之𦔻眉释臄咽，以《说文》之𦔻，《淮南》及《后汉书》之𦔻，之𦔻，《诗》之𦔻𦔻、𦔻𦔻来释𦔻，皆取乎因声以见义，实在是深切地明瞭郭氏的愜意。但如钱氏的《笺疏》乃引本书“息肉之臄息”《释詁》、《说文》的咽息以训臄，又引吴俗谓多脂少肉曰𦔻，《禹贡》曰𦔻以训𦔻，这就更加难于理解了。

三、《方言》中的通语和异语

扬子云所著《别国方言》，往往显明它的通语和异语，以见从先秦到子云当代语言的分布情况，后来郭璞为《方言》一书作注时，又举出晋代语言的变化以说明其转化之迹，大抵说来，其方式有如下的几项：

一是在汉为异语而在晋为通语的，如：

慧也条下说：楚或谓之𦔻。郭注：亦今通语。

（《方言》卷一）

好也条下说：赵魏燕代之间曰姝。郭注：亦四方通语。（《方言》卷二）

凡饮茶、傅药而毒，东齐海岱之间谓之瞑，或谓之眩。郭注：瞑眩，亦今之通语也。（《方言》卷三）

南楚凡物尽生曰扑生。郭注：今种物皆生云扑地生也。（卷同上）

物尽空者曰𦔻，𦔻，赐也。郭注：亦中国之通语。

（卷同上）

二、一种语在汉为通语而在晋为异语的，如说：

铍谓之铍，郭注：今江东呼大矛为铍。（《方言》卷九）

方舟谓之𦨇。郭注：扬州人呼渡津舫为𦨇，荆州人呼杭。（卷同上）

首谓之閤闾。郭注：今江东呼船头屋谓之飞閤。（卷同上）

后曰轴，郭注，今江东呼柁为轴。（卷同上）

娟，孟姊也。郭注：今江东山越间呼姊声如市。（《方言》卷十二）

三、一种语在汉为南，而在晋为北的。如：

遽也条下说：吴扬曰范。郭注：今北方通然也。（《方言》卷二）

床条下说：其杠，南楚之间谓之赵。郭注：赵，当作桃，声之转。中国亦呼杠为桃。（《方言》卷五）

𦨇，𦨇乾物也。扬楚通语也。郭注：亦皆北方通语。（《方言》卷十）

𦨇，𦨇吃也，楚语也。郭注：亦北方通语也。（《方言》卷十）

四、一种语在汉为北而在晋为南的，如：

𦨇，北燕谓之𦨇。郭注：今江东亦名𦨇。（《方言》卷三）

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鲜之间或谓之壮。郭注：今淮南人亦呼壮，壮，伤也。（《方言》卷三）

𦨇，陈楚宋魏之间或谓之𦨇。郭注：今江东通呼𦨇为𦨇。（《方言》卷五）

杷，宋魏之间谓之渠拏。郭注：今江东名亦然。
(《方言》卷五)

五、一种语在汉为东而在晋为西的，如：

好也条下说：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媯。郭注：今关西人亦呼好为媯。(《方言》卷一)

痛也条下说：平原谓嘒极无声谓之嘒琅。郭注：今关西语亦然。(《方言》卷一)

裙，自关而东或谓之襜。郭注：今关西语然也。
(《方言》卷四)

扬越之郊凡人相侮以为无知或谓之斫。郭注：今关西语亦然。

六、一种语在汉为西而在晋为东，如：

𦉑也条下说：灵桂之郊谓之𦉑。郭注：今江东通呼大翁为𦉑。(《方言》卷五)

所以注解，陈宋楚之间谓之簠。郭注：今江东亦呼为簠。(《方言》卷五)

守宫，桂林之中守宫大者而能鸣谓之蛤解。郭注：江东人呼为哈颌。(《方言》卷八)

何也条下说：湘潭之原，荆之南鄙，谓何为曾，或谓之訾。郭注：今江东人语亦云訾为，声如斯。(《方言》卷十)

推也条下说：沅涌澹幽之语。郭注：澹水今在桂阳，涌水今在南郡华容县也。(《方言》卷十)

或曰撓。郭注：今江东人亦名推为撓。(《方言》卷十)

按此东西南北通语异语的交错相反的情况，也各有各的原因。如颜之推《家训·音辞篇》说：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

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钝钝，得其质直。又说：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训若训何训安，当音于愆反；若送句及助词当音矣愆反。江南至今行此分别，昭然易晓；而河北混同一音。邪者（音耶），未定之词，而北人呼为也，亦为误矣。又案《经典释文·条例》云：“方言差别，因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鉅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沈浊，如而靡异，邪（不定之词）也（助句之词）弗殊，莫辨复（扶又反，重也）复（音服，反也），宁论过（古禾反，经过）过（古卧反，超过），此皆论其概略。若世变人移，音讹字替，山川阻深，渐积成俗；或有以方言所记中州之语，在晋则与江东多同，遂谓在汉为中原的，在晋则变为江东，现在又变易为闽广，自此而广，往而不反，推寻前代证据，理应如是。

四.《方言》中的转语问题

在《方言》一书中，首次出现了转语这一术语，计共有五处。又或谓之“语之转”，或称为“声转”，或称为“代语”。转语一词先见于本书，可能是扬雄的自造，以说明语音的流变规律。清代戴震曾经用这个术语来称他所著的一部书，惜未成，只留下一篇序文，但我们可以因此解决一些语言上的声转问题。根据这一理解，从《方言》中可以找出不少例子。如：

《方言》卷三说：“庸（按余封切）谓之𡗗（按相容切），转语也。

又卷十一说：“螭𪚩者，侏儒语之转也。”这一条明白地说明转语名义的由来。

又卷五说：“𩚑谓之𩚑。”郭注：“汤料反。此亦𩚑声转也。”这也是明著其例，不过在形式上变转语为声转，只是用字的不同，意思是一样的。按𩚑𩚑两字，郭注 𩚑 音 燭（按之欲切），𩚑音 𩚑（按羊朱切），侏儒之侏音章俱切，儒音人朱切，燭侏同为照纽。庸𩚑二字，照戴氏例为位同。𩚑音楚洽切，𩚑𩚑同音七遥切，依郭音俱料反，亦为位同。以是推之，卷三说：“𩚑，空也，语之转也。按𩚑字，郭音𩚑（按徒鼎切）。空也之空，音苦红切。徒鼎、苦红其清浊为位同。

又卷十：𩚑，火也。楚转语也。按郭音𩚑呼愧反，火也之火音呼果切，同为正同纽。又说：南楚曰𩚑𩚑，或谓之支注，或谓之𩚑𩚑，转语也。按郭音连，力延切；𩚑，力口切；支，之豉反；注，音注（按之戍切）；𩚑，託兼反；𩚑，音啼（按杜奚切）。

以上都是二字双声，所以叫它转，而𩚑𩚑𩚑𩚑是同位关系，支注与𩚑是同位。

又说：𩚑、末，纪绪也。南楚皆曰𩚑，或曰端，或曰纪，或曰末，皆楚转语也。按郭音，𩚑音薛（按私列切），绪，丝吕切，是同位关系。端（多官切）纪（居理切），也是同位关系。

又卷十一说：𩚑，东齐谓之羊。郭注：此亦语转耳。今江东人呼羊声如𩚑。按羊，与章切；𩚑，余陵切，同纽，是皆语转不出其位。

又如卷二说：𩚑，双也。南楚江淮之间曰𩚑，好目谓之𩚑，𩚑瞳之子谓之𩚑。按郭音，𩚑音𩚑，下作𩚑，音字同，武延切。𩚑，食闰切。

又如卷三说：江淮南楚之间曰苏，南楚江湘之间曰莽。

按苏，素姑切；莽，模朗切。又卷九说：矛，吴扬江淮南楚五湖之间谓之𦏧，或谓之𦏧。按矛，莫浮切，郭音𦏧，尝蛇反。𦏧音蝉，市连切。都是属于明纽的字与摩擦诸类字并列。因为明纽既转入鼻，无所阻隔，于是与摩擦相同，这是自然的。

又如郭注所云语转，卷一说：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𦏧，或曰夏。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𦏧，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云语声转耳。按𦏧，古雅切；夏，胡雅切，同位。𦏧，徂朗切；壮，侧亮切，亦是同位。京，举卿切；将，即良切，亦是同位。

又卷二说：楚郑曰𦏧。郭注：亦𦏧声之转也。按郭注，𦏧，古狡𦏧字。广韵：𦏧，古卖切。𦏧下云：言指𦏧，亦𦏧声之转也。广韵：许为切。是同位。

又卷三说：𦏧、𦏧、𦏧，化也。郭注：𦏧音花（呼瓜切），𦏧，訛言（五戈切），𦏧，五瓜反，皆化声之转也。按化，呼霸切。都是同位。同上：苏，芥草也。郭注：苏犹蘆，语转也。按苏，素姑切；蘆，采古切。亦是同位。

又卷五说：薄，宋魏陈楚江淮之间谓之𦏧，或谓之𦏧。郭注：此直语，楚声转耳。按𦏧，丘玉切；𦏧，驱𦏧切。是丘驱同纽。

又同卷说：床，其杠，南楚之间谓之赵。郭注：赵，当作桃，声之转也。按桃，广雅作𦏧，曹宪音兆，广韵赵兆俱治小切。

又卷七说：𦏧，貌治也。吴越饰貌为𦏧，或谓之巧。郭注：语楚声转耳。按郭音，𦏧，恪垢反。广韵：巧，苦绞切。亦是同纽。

又卷八说：尸鳩，自关而东谓之戴鳩，东齐海岱之间谓之

戴南。南，犹鹭也。郭注：此亦楚声转耳。按南，那含切；鹭，女金、如材二切。

又卷十说：崽，子也。郭注：崽，音臬，声之转也。按子，即里切；臬，胥里切，亦是同位。下又说：凡言是子者谓之崽，若东齐言子耳。郭注：声如宰。按宰，作亥切，与子字同组关系。

同卷：漆，不知也。郭注：江东曰咨，此亦知声之转也。按咨，即夷切；知，陟离切。亦是位同。

又卷十三说：瘰，极也。郭注：江东呼极为瘰倦，声之转也。按郭音瘰，巨畏反。前十二卷说：殂，倦也。郭注：今江东呼极为殂，音喙。按喙，许穆切，与极亦同位。极，渠力切，是同组。依准这样说，郭注说声转的，亦同于转语之义，亦和位是不相越的。

此外有称为代语的，亦如同转语一样。举例如下：

《方言》卷十说：嘖，无写怜也，沅澧之原凡言相怜哀谓之嘖，或谓之无写；江滨谓之思。按郭音嘖音蒯，苦怪切；写，悉姐切；思，息兹切。都是同位，无当为发声。

又同卷说：𦏧𦏧乾都耆革，老也。皆南楚江湘之间代语也。按郭音：𦏧音良革，戴东原氏谓𦏧本作𦏧，𦏧，谨也。谨，楷革反。按当从广韵古核切的读法。郭音𦏧音鱼𦏧，苏来切。郭音乾音干，古寒切。都，从广韵音当孤切。郭音耆音垢，古厚切。惟𦏧未详，馀字俱为同组，都与之同为位同。

又卷十三说：鼻，始也。梁益之间谓鼻为初，或谓之祖，祖，居也。郭注：鼻、祖皆始别名也。转复训以为居，所谓代语者也。按祖，则古切；居，九鱼切，是同位。鼻，疾二切；初，楚居切，亦为清浊位同。足见《方言》的制作是以声为准，那么，研究方言的人亦当如是，而昔人说其流

转的道理者但限于韵，不及于声，可是他们只是根据谐声，而欲相推考阐明，所采用的方式亦较为疏略了。

五. 关于疏证《方言》一类的著作

关于为《方言》作疏证的书，在清代有戴东原氏所作的《方言疏证》和王念孙氏的《疏证补》，皆较为著名。戴氏作《方言疏证》时，徵引不少的书以成校释，下了很多功夫，但是校多而释少。王氏的《疏证外》，只是增广戴氏所未注意的地方。如戴氏说注中“烈解”当作“遗解”，王氏则谓“烈”是“列”的误字。戴氏以“雅记故俗”为“常记故时之俗”，王氏则释“雅记”为“故记”，旧书故记通指六艺群书而言，所以“俗语”是“故时俗语”。这些地方都是匡救戴氏说的错误的。王氏又订“音悝”之悝为埋，雍丘之为雍县，慎济之济为憇，假恪之假为假，噫噫谓忧也为谓噫忧也，这些地方都是戴氏所未及而王氏加以说明的。王氏又引《汉书》“祗台德先”以证台训养；𡗗𡗗声转（谓蒸真二部声相近故相转。然此实在是双声关系，不当论韵）以证𡗗也就是怜；哀爱声近（按亦双声）以证憫怜训爱，又训为哀；又谓噉𡗗犹号𡗗（按郭音噉音叫，广韵古弔切，号易释文户羔反，是同位双声）。这些都说明音义相关的道理，可惜书止完成一卷就中止了。另外王氏疏证《广雅》时，辄采扬氏《方言》的话，加以解释，亦如其《疏证补》的办法。钱绎作《笺疏》时，时采王说，但其病在力求繁富，遂失之滥。如《广雅》昆浑字联，《疏证》引《方言》焜焜及《左传》焜𩇛，《王制·郑注》昆明也，《封禅文》焜焜以释昆。又云：混与昆声近，《方言》浑，盛也。《说文》混丰流